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
本刊主编:姜锦铭 强晓玲
值班责编:刘梦妮 刘小草 赵岑
邮箱:worthreading01@163.com

电话:(010)88051377



~中国人的喜酒~



今世缘 特约刊登
~今世有缘 相伴永远~

本报记者

翻开上海地图,你会发现一个“神奇”的现象:这座城市的大量路名,是用中国众多省区市县的名称来命名的。很多道路在上海市区的方位,与路名对应地方在中国的方位也恰好吻合。与此同时,还有很多上海路名,对应着中国革命的红色地标,记录和纪念着伟大的革命历程。

上海的这些路名是怎么来的?它们与上海开埠一百多年的历史、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发展史、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新征程,有怎样的奇妙关联?上海路名里,藏着什么样的“中国密码”?在这些凝结着历史与现实的道路上,正在发生着怎样的故事?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为您一一解码。

上海瑞金路:

在“红色道路”上探访“红色电波”

记者吴霞、袁全报道:黄浦区位于上海城区中心位置。在这个区内,瑞金路、延安路、南昌路、淮海路等道路,都与中国革命的红色地标对应。而就在这些道路上,也曾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。例如,人们所熟悉的革命故事“永不消逝的电波”,就与瑞金路有着不解之缘。

“树背后的房子,以及房子里的人,发生的事,让马路上的每一片落叶,都不同寻常。”1984年出生的顾博凯是上海市大同中学的历史老师,为了把课上得生动形象,他喜欢穿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,瑞金路是他来得最多的马路之一。

在上海,以“瑞金”命名的路一共有三条:瑞金一路、瑞金二路和瑞金南路。瑞金一路和瑞金二路始建于20世纪初,最初瑞金一路被命名为圣母院路,瑞金二路被命名为金神父路,后来经历了多次改名。1950年,为了纪念革命圣地瑞金,这两条路更名为瑞金一路、瑞金二路。

瑞金二路148号,现在的黄浦区第二牙防所,曾经是秦鸿钧烈士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电台旧址。“说起秦鸿钧烈士,可能许多人不熟悉。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是李白烈士。但李侠这个人物,事实上结合了李白烈士在内的多位红色电波守护者的事迹,秦鸿钧烈士就是其中之一。”顾博凯说。

史料记载,秦鸿钧比李白小一岁,十多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后来成为中共山东沂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。1936年,他被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,从此与红色电波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抗战全面爆发,秦鸿钧受命在上海设立秘密电台。第一个秘密电台就设在现在的瑞金二路,当时法租界金神父路上的一幢建筑里。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,他主要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系,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,确保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。后来他被派往哈尔滨开展地下工作,完成任务后,于1940年前后回到了上海,又在另一处设立秘密电台。

1949年,秦鸿钧秘密电台终因使用过久被特务发觉。3月17日深夜,秦鸿钧正在工作时,突然听到妻子的报警信号,当即停止发报,拆毁机器,烧毁文件。十多个特务破门而入,将他们夫妇逮捕关进监狱。秦鸿钧受尽种种酷刑,双腿折断,肺部受重伤,始终坚贞不屈。5月7日,秦鸿钧在浦东戚家庙从容就义。20天后,上海解放。”

对这一段历史如数家珍的还有一个人,同样1984年出生,他是上海歌舞团的首席演员王佳俊。在原创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里,王佳俊饰演第一男主角——李侠。王佳俊说,这是个不小的挑战。

“我需要不停转换身份去表演,报馆工作的职员,一个温情的丈夫,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,老练敏感的地下工作者……每重身份都需要表演的转换,需要真正走进这个角色,特别是在描绘地下工作者身份的时候,没有语言没有旁白,只能靠肢体和眼神以及微表情来体现。”王佳俊说。

在给学生讲这段历史时,顾博凯建议孩子们来瑞金二路看一看,“我会从秦鸿钧烈士、李白烈士的一些小事入手,告诉孩子们,他们自己是儿子,是丈夫,也是父亲,他们很爱自己的亲人,但他们也爱自己的国家,他们有更崇高的理想和信仰。如今我们拥有的安定生活,离不开这些烈士的付出和牺牲,他们值得被铭记。”顾博凯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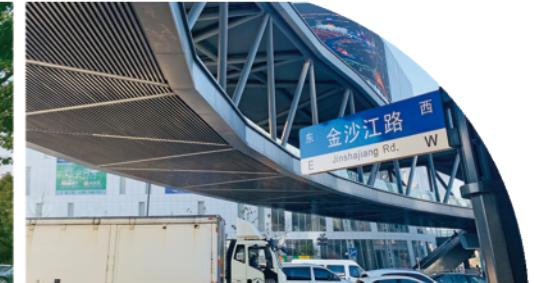
“上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,漫步其中,或许就在梧桐掩映下的一栋老洋房里,就发生过‘于无声处听惊雷’的故事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,红色电波永不消逝。”王佳俊说。

山东干部在浦东:

我从崂山区来到了崂山路

记者何欣荣、袁全、杨有宗报道:崂山路、乳山路、即墨路、潍坊路……行走在上海浦东新区,好像置身于一个微缩版的山东。浦东位于上海之东,山东位于中国之东,这也是浦东多山东地名的一个重要缘由。

来自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办事处的女



图为上海马路路标。

■专家解读

上海路名大多以中国各地的地名来命名。命名的规律,自上海开埠以来,有一个演变的过程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上海道路的命名,其分布和我国各地方位大致对应。城市东北方位的马路名称,如佳木斯路、牡丹江路、延吉路、扶顺路、本溪路、鞍山路,大都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地名;西南方位的马路名称,如桂林路、柳州路、田林路、钦州路、苍梧路、桂平路、百色路,则大体是西南地区的地名;西北方向的马路名称,如金沙江路、大渡河路、怒江路、铜川路、宁夏路,大体是西部地区的地名。

这样命名有个好处,就是让人容易记住上海马路大的方位,也有比较好的寓意,即上海是全国的上海,与“开放”的城市品格,与“海纳百川”的城市精神相吻合。

—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、《上海通史》主编熊月之

2019年7月,学校相关部门找到当时在校党委组织部工作的田罗银,希望他赴任洱源县茈碧湖镇丰源村驻村第一书记。这名共产党员没有犹豫,和家人匆匆话别,便奔赴工作一线。

到村一个月,田罗银就马不停蹄地走访了9个自然村,深入调研当地自然资源状况及村民生产生活情况。他遍访生活困难群众,与村委会及驻村同志逐一交流。在充分掌握情况后,他陷入了沉思。

“种一山坡,收一箩锅”是当地流传的一句俗语。大、小南极两个自然村长期存在季节性缺水问题,当地老百姓广种薄收、靠天吃饭,这种情况必须改变。”田罗银说。

办法也有,一是用多级泵采抽水,但老百姓难以承受高额的电费;二是通过光伏发电提水,但700多米的扬程,如何保证稳定供水又是一个现实难题。

这个问题田罗银一直放在心上,每每遇到开会、培训、专家下村指导,他总是上前讨教。

经过田罗多方努力,在沪滇协作资金支持下,提水项目于2020年4月进入施工阶段,并于10月正式通水,让生活在海拔2700多米高高山上的百姓喝上了水。

“帮钱帮物,也要帮忙建个好支部。”组工干部出身的田罗银清楚,只有建强党的组织,脱贫成果才能真正巩固。

他利用学校专项党费,指导完成村委会院落改造和党建文化墙建设,并定期给村干部讲授党课,营造出浓厚的党建文化氛围,推动形成凝心聚力、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。

此外,作为高校教师,教育扶贫是田罗银特别关心的工作。为给村里300多名小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,他争取到了百余台电脑,建成4个“思源智慧教室”,用于支持农村小学开展信息技术课。

“我们要尽快把村里的科普教育基地建起来,让村里的孩子们不出大山学创新,在更多孩子的心里种下科学的种子。”田罗银说。

由于名字的读音,田罗银也被亲切地唤为“田螺哥哥”。他说:“希望上海和云南两地的帮扶不间断,创造出更多现实版的传奇故事。”

新经济新党建:

金沙江路上的“新长征”

记者吴振东、赵逸赫报道:普陀区位于上海市区西部,这个区内不少道路都以中国西部地区的地名来命名。更有意味的是,普陀区内的一些道路,仿佛记录了红军长征的伟大历程:

东西向的金沙江路、南北向的大渡河路,

解“烦心”、聚“人心”,“楼委会”工作人员对此越来越有底气。在普陀区,不少楼宇商家在“楼委会”的带动下共同策划了美食节、音乐节等活动,推动商圈消费的复苏。在近铁城市广场,“楼委会”设立“暖心”基金,汇集来自各方的爱心捐款,为家庭困难白领雪中送炭。“离你最近,感情最铁”,“楼委会”最初打出的宣传口号,变成了越来越多“近铁人”的真实感受。

把党的组织和工作嵌入到城市发展最活跃的经络上,是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要求。身为基层党建工作者,孙敏莉认为,只要心系人民、服务人民,基层党组织就有永的生命力。“无论烽火岁月,还是和平年代,党组织在,向心力就在。”

龙江路上龙江人:

我从老家东北来到上海东北

记者许东远、岑志连、施钰报道:吃完晚饭,王国江习惯在自己所住的龙江路上走一走,或是默默梳理理论思路,或是酝酿一首抒发感悟的小诗。

龙江路位于上海市杨浦区,西起许昌路,东至兰州路。这条路,连接着他对家乡黑龙江的牵挂。

王国江快60岁了,是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学院的高中数学教研员、上海市数学特级教师。在他的家乡黑龙江省北安市,也有一条路叫龙江路。“我一个黑龙江人住在这里,觉得自己好像回家了一样”。

营口路、大连路、延吉路、齐齐哈尔路、嫩江路、松花江路……由于杨浦区位于上海市区东北部,不少道路都以辽宁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县市命名。更巧合的是,东北地区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,杨浦区则是上海的老工业基地。

走在龙江路上,王国江时常经过一排米色外墙与红色屋顶的联排建筑,这是原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杨树浦水厂的英籍职员公寓,位于龙江路50-66号。1883年,英商沿黄浦江畔建立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——杨树浦水厂,杨树浦水厂也成为杨浦百年工业历史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
北安、杨浦两地同为工业重镇,让王国江颇为感慨。1981年大学毕业后,王国江在北安市国营庆华工具厂所属中学担任数学教师。20世纪50年代初,一列列满载50式冲锋枪的火车,从该厂驶向抗美援朝战场,北安也因此得名“北国枪城”。“当时职工多,庆华厂的小学就有7所,初高中也有4所。”王国江说。

2001年,近40岁的王国江来到上海。王国江称自己是国家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名见证者、迁移者和实践者。“迁移”到上海20年,他不仅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,持续探索和实践如何让基础教育更好适应于国家需求与时代发展,也作为一个普通市民,见证了杨浦区从老工业区逐渐转型走向创新之路,见证了杨浦滨江的工业遗迹焕发新的生机。“饭后去滨江走走,看看远处的夜景,挺有感触。”王国江说。

如今,王国江每年都会回到家乡,与已为人师的学生们聊聊家乡教育的现状与当下前沿的教育理念。“社会在前进,我的家乡也在发展,现在北安的教育水平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,无论是上海还是黑龙江,大家都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势头。”王国江说。